

这个易感的春天

薛舒

也许是春天的缘故,夜里多梦,并非惊悚的梦境,也非令人焦虑的赶飞机迟到、考试忘了带准考证之类,却总在醒来时发现颈窝里积了潮汗。今日亦是,醒时天还未亮,于是静静地躺在床上,试图忆起适才梦里的细节。

那两个男子,一个中年,一个青年,中年矮壮,青年高瘦,他们在二十米之遥的地方看着我,向我张开双臂。似乎,我只是一个十岁女孩,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敞开的怀抱。犹豫半晌,我向着高瘦的青年迟疑走去。青年准备要欢呼他的胜利了,因为女孩显然是冲着他的方向而去,她选择了他,而不是他身边的对手——矮壮中年男。他自信而阳光的笑脸里带着骄傲,以及骄傲背后的一丝不屑。

想起来了,这个高瘦的年轻人的笑脸,像那部叫《远去的飞鹰》里的男主角“高志航”,国民革命军空军战斗机飞行员,抗战英雄,他的扮演者叫朱亚文。2015年春晚,朱亚文和张丰毅、段奕宏联手,塑造了一个耍酷熟男歌手组合,那个一身红西装顶着锃亮的时尚脑袋的朱亚文,忽然让我对“高志航”曾经的迷恋一扫而空。

可是,高志航的笑脸居然出现在我的梦境里,并且,那个十岁的女孩正走向他张开的双臂。他笑得实在阳光,以及骄傲,骄傲背后的那丝不屑,虽然隐藏得很好,可是是被年幼的我发现了。于是,就在走到离他仅一米左右的时候,我忽然折身,向着他右侧三十度方向走去,那个带着轻微皱纹的脸,正在高志航的肩胛处笑得朴素甚而局促。那是一张略带岁月痕迹的脸,接近安全。

其实我并没有认出这个中年矮壮男是谁,可是对梦境的回忆让我依稀记起,这样的场景似乎出现过。多年前,也是这个季节,要去做一次川藏与青藏之路的自驾。两位男作家朋友,一个叫马,一个叫强,他们在成都等待我的汇合。出站,一眼看见远远矗立的两人,于是向着他们飞奔而去,然后是挨个拥抱。后来马开玩笑说,为什么先拥抱强?其实没有刻意选择,只是强站得更靠前一步,况且他们几乎一般壮实,马略微高,强比他稍矮半头。梦里的瘦高青年与矮壮中年与他们两个差之千里,可我还是莫名地想起了他们。那个春天,我们驾着一辆越野车,在318国道与青藏线崎岖不平、雪山漫步的长路上度过了一个月料峭的春日时光。

自驾结束回上海几个月后,有一天,无意中听到韩红的一首歌,叫《归来》。音乐声还未起,却闻高原浩瀚的风声,以及牧羊人与孩子在风里依稀的对话,是藏语,听不懂,藏匿于脑海的那一个月高原生活怦然而出,继而萦绕不散:雪山下稀疏的草场上,孤独的牧羊人裸露着黑红的脸庞,他的身边,一个同样黑红脸庞的孩子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们。马、强,还有我,我们在那篇荒表的土地上停留了许久,沉默无言……韩红的歌声从高原风背后远远飘来,眼泪霎时涌出。我摸出手机,给马和强发出一条短信:我想你们了!

我断然确信,这个季节,做了一个看似毫无逻辑的梦,起因,大概就是我想念他们了,他们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念时的好朋友,而我,已经有四年没见过他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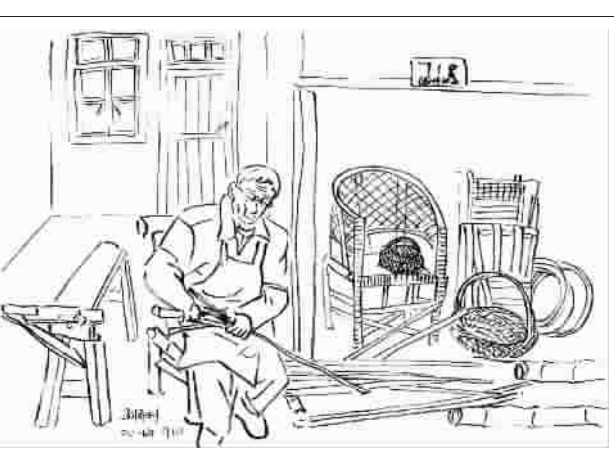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个早晨的上班路途,我始终在记忆里搜索着那两张向我张开手臂的男人的脸,隐约想起,梦里十岁女孩最后放声瘦高青年,折身转向的那个中年男子,他脸上略微的岁月痕迹,在马和强的脸上,似乎也有。

然而,他们是谁?我依然是不知道的。可是,在这个易感的春天,他们闯进我的梦里,给我带来的,是一身积汗,以及某种无以名状的怀恋。

上海杂货铺

崇明竹匠

口述郭师傅图、整理周祺



我的竹编手艺是家里祖传的,我18岁开始跟爸爸学,到现在已经编了50年了。之前在生产大队集体做过,当时一起编的有三五十个人,现在就我们几个了。我用的都是崇明的土竹,在我家旁边就有个竹林,要用了就砍一点。我手上这把竹刀,用了起码20年了。

篮子便当(容易),一天可以编三个。筛子做起来复杂,小筛子,眼子(孔)小的,功夫大,一个白天还做不完呢,要开夜工才能做好。这地上有(画了)两个圈,就是用来做匾的尺寸。这个小匾里面有

个“喜”字,要编一天人工。编其它字也可以的,“福”、“自力更生”都可以编。字的颜色是我自己染的,颜色染好就用手工编出来。

定做也可以,你只要带张图纸来,留个电话号码,做好么我打给你。现在定做的人蛮多的,我们镇上文化馆也来我这里定做,这次定的是要编一个仙鹤,编了好几天了。我还会编鱼、蟹等动物,都是用来演戏的道具。一般我都在家里编,偶尔也去上海参加一些(民间手艺)活动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能交往的,都是那些带点瑕疵的人,明末的张岱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”,就真说到了点子上。再比方说,我平时喜欢玩点玉石,看的東西多了就有了个体会,那些带点僵石的美玉,往往旁边附着的是非常细腻的肉玉,难道好玉都长在僵肉旁?我不是很确定,但人就像这玉一样,带点不足,往往就天真可爱,当然,这不足要点缀得巧妙,若是过了,人就成了十足的僵石,就绝不能称之为美玉。

就在前几天,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有朋友议论新月派的几个人,其中就提到诗人徐志摩,这个人才华自然不必多说,问题是和他的才华牵扯在一起的,还有那些说不清楚的感情纠葛,有朋友就对他不屑,因为在他们看来,徐志摩是个太过多性的诗人,纵然有才华又怎么样呢?在某种程度上,我不完全反对这类看法,即使是在诗人所处的时代,他也被恩师梁启超劈头盖脸地痛骂过,梁公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婚仪式上脸带怒容地对新郎说:“你这个人性情浮躁,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,你这个人用情不专,以致离婚再娶。”

不过,如果你把诗人的才华当成是一种美玉的话,那么,他那完全不加收敛的天真浪漫,倘若你将其视作为瑕疵,是否可以将其看成美玉的一体呢?过去我读过一篇林徽因的文章,完全看到了另一个诗人形象,实在丰满极了。据说,志摩在英国留学时,有一天外边下着倾盆大雨,朋友在屋里读书,突然,有人猛敲他的房门,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,不消说,那透湿像落汤鸡一样的人就是志摩,当时他很兴奋的一进门便一把扯着那朋友向外跑,然后到了一座桥上,朋友惊讶地问志摩这大雨里等什么在,后面的说法,林徽因将其说得非常可爱:志摩睁大了眼睛,孩子似的高兴地说“看雨后的虹去”。那个朋友当然觉得这样呆立在雨中,实在是像疯子一般,便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,再穿上雨衣出去,但诗人不等他说完,一溜烟地自己跑了。

如果你把这个人性灵上的不加约束,作为他在某些事情上所谓“朝三暮四”的一种注解,那么你会很自然设想,它们都来自于一体,无论你认为那是瑕疵或是才华。譬如在上面的故事里,林徽因好奇地问过志摩这故事的下文,她问他:“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,并且看到虹了没有?”徐志摩说:“早记不清,但我居然看到了虹。”林徽因诧异地质问他:“你怎么便知道,准会有虹的。”徐志摩得意地笑答她说:“完全诗意的信仰!”

你看,再不正常的行为,都出乎一种诗意的情感,诗人只顺着自己的性情有所为、有所不为,所以常人用一般的标准去约束他,实在是苛求了,即使有人指责说,这全然是一种托词,那我们也绝不能将一个的才华和他那些富有争议的瑕疵撕裂开来,它们都是一个人天真性灵衍生出来的一体,没有?!”徐志摩说:“早记不清,但我居然看到了虹。”林徽因诧异地质问他:“你怎么便知道,准会有虹的。”徐志摩得意地笑答她说:“完全诗意的信仰!”

你看,再不正常的行为,都出乎一种诗意的情感,诗人只顺着自己的性情有所为、有所不为,所以常人用一般的标准去约束他,实在是苛求了,即使有人指责说,这全然是一种托词,那我们也绝不能将一个的才华和他那些富有争议的瑕疵撕裂开来,它们都是一个人天真性灵衍生出来的一体,没有?!”徐志摩说:“早记不清,但我居然看到了虹。”林徽因诧异地质问他:“你怎么便知道,准会有虹的。”徐志摩得意地笑答她说:“完全诗意的信仰!”

从垂钓被逐说开去

吴乃良

“钓鱼不能钓,要钓每人付50元!”前不久,随友人在市郊某通潮港的自然水域垂钓休闲时,遭到几个人的大声呵斥。一番交涉后,方知逐我者是持“承包了这条河浜”为由。于是我们让其出示一下有效承包证明,却遭到了拒绝,结果差点闹出不快来。

这让人想到了承包自然水域的相关问题。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课题,在此很难只言片语说得清楚。然而,有几点倒是值得指出和探讨的。

自然水域通常辽阔流畅,以笔者所在的浦东地区为例,不少河流都是分别归属川杨河、浦东运河和大治河等几大水系的支流,最终与黄浦江或东海“沾亲带故”。若是以网筑坝将这些河流肢解成个人的承包水域,似有划地为牢、占山为王之嫌。自然水域毕竟不同于人工开挖的鱼塘,个人承包如果合法,理应有所明示;发生异议时,则应出具契约佐证。其次,承包者对承包水域内的水产品拥有的同时,还应具有养护的责任。由于通潮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,承包者既不可能投放鱼苗、也不会投饵喂养,有的只是捕杀。

另外,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通潮港(如张家浜),政府有关部门每年都会向河中投放各类鱼苗,在优化生态平衡的同时,也供市民免费垂钓休闲;而同样是这条河浜,流到相对偏远的市郊后,包括这条河浜的有些支流,就变成了被人承包、垂钓的禁区,难免让人费解。

在垂钓者更加趋向于在自然水域“野钓”的今天,让一些自然水域成为市民垂钓的好去处,并从法规上给予明确,是时候了。愿有关江河湖海的水产保护法规,在不断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中,得到进一步的完善。

灯谜

谢煜明

花剑得分有效部位

(日式食品)

昨日谜面:不啻蛮干

(四字市招)

谜底:图文制作

(注:图,希求;文,不啻)



更多美文请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添加你最喜欢的公众号“夜光杯”

无论你将其中一些当成美玉,或是将另一些视为僵石。

我自己有一些朋友,交往多了,最后能记住的,往往都是那些带着瑕疵的人。譬如说,我有个朋友性子非常执拗,倘若认定自己是对的,就不管别人是否接受,一旦要坚持到底,有时候得罪了人,也一副怒发冲冠的模样,你当时觉得他可恶,但时间长了,便觉得身边实在不能少了这样的人。有的人看来有瑕疵,有很多不暗人事的性情言论,但这反倒让人觉得更真实,觉得与他(她)没有距离感。

七夕会

美食情怀

阳春三月真是个好时节,雨水稠稠阳光漫漫,花开了柳绿了。忽忽地,春韭春笋上来了,荠菜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也上来了,昂刺鱼塘鲈鱼螺蛳蚌蚬也到了鲜腴的时候。大自然总是那样慷慨有爱,给人最及时的犒赏与安慰。

说起春笋,那是要跟着一锅“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”的腌笃鲜的,春笋红烧肉、油焖笋、春笋炒芹菜、雪菜炒春笋、嫩笋尖炒跑马蛋,这些也都是不能漏的。做一个江南人,我觉得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鱼米茶笋。

有一样点心,一年也就一两次与它碰面,因它与春笋有关,那就是春笋烧卖。

至于烧卖这样点心,我们一般多见的是糯米烧卖,也是经济美味又实惠的一样早点。蒸好糯米饭,七八朵干香菇泡发切末,三两肉末,调入酱油、糖等炒制好拌和糯米饭,就可以用烧卖皮子做烧卖了。没有烧卖皮子也没关系,用饺子皮加工一下,将边围一圈擀薄成花边状

夜光杯

李源华

就行,做好的烧卖上笼蒸十分钟就可以了。早上起来,一杯豆浆、三个糯米烧卖,清闲惬意的一天开始了。

春笋烧卖,鲜得眉毛全部要掉下来,可是它与糯米烧卖基本没啥关系。当早点心吃有点小奢侈,也不时的犒赏与安慰。

蒸一笼春笋烧卖

太恰当,同样是叫烧卖,却是连皮子都是不一样的,形状口感更是相去甚远。我家做春笋烧卖的皮子,用的是大馄饨皮子,薄且四方。糯米烧卖的皮子圆且厚实,比饺子皮大一圈。春笋烧卖,馅料只取鲜嫩春笋、新鲜猪肉,半粒糯米也没有。肉切末,淋入葱姜水去腥,此处不能加黄酒,加了黄酒这个春笋烧卖可就“黄”了。笋片开,沸水余过冷水激过,切末。笋末肉末加预备好的肉皮冻一起拌和,只要一味盐调味就好。手心摊一张馄饨皮,笋肉馅摊中间,拦腰一捏,一个兰花状的春笋烧卖就做好了。入笼屉蒸上十二分钟,一笼鲜香扑鼻的春笋烧卖就可以上桌。记得

好天气,我们匆匆离开阡南“诗山”敬亭奔赴泾县,下车后,走过一条用五色卵石铺成的小道,就到了南阳古镇渡口,这里就是李白《赠汪伦》诗境中的桃花潭,眼前风景清幽,水面清冽,绿意盎然。水面上方是带有历史沧桑感的一个古建,高耸的门洞骑楼上有一楼名“踏歌古岸”匾额一方,几十个石阶一直延伸到潭水边。人事代谢,千年传承,幽思无尽。原来,唐天宝年间,李白曾应朋友汪伦邀请,来此畅游。临别,留下了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,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的千古名篇。

我在这里听到的民间传说:一天,李白收到汪伦的一封信,邀请他到那儿游玩,说桃花潭有万家酒店和十里桃花。李白兴冲冲来此,却发现只有一家叫“万家”的酒店,此地也并无什么“十里桃花”。

汪伦说:这太平湖方圆十里,名为“桃花潭”,不就是“十里桃花”吗?好在,这里风光秀丽,古岸渡口,怀仙阁,义门等均古意盎然,为外界所未见,真恍如仙境一般,这使李白流连忘返达数月之久。

至于汪伦其人,有人说他是当地一位文人,有人说他是村民乡佬,唐代文学李白研究专家都贤皓告诉我:据考,汪氏实为泾县县令,为初唐汪华后人,天宝14年(755年),汪伦归隐桃花潭东之“别业居”,(此地现存汪伦墓)李白离别,汪伦以曾是县官身份,召集乡民在水东村东园古渡口踏着欢快的鼓点,唱着当地民歌为之送行。

我在“踏歌古岸”前桃花潭边捡到一两块小石头,虽然十分普通,但想象可能会留下当年李汪及踏歌村民的足迹吧!小石头沾染了历史风尘而弥足珍贵,回来后,追忆游踪,感怀而得句:

从宣城走来,慕诗仙神韵,桃花潭水忆诗咏;朝敬亭致意,思太白风姿,踏歌古岸迎绝唱。